

艺术大家随笔

钱松喦



顽石楼画语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钱松喦

艺术大家随笔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顽石楼画语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顽石楼画语 / 钱松喆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4

(艺术大家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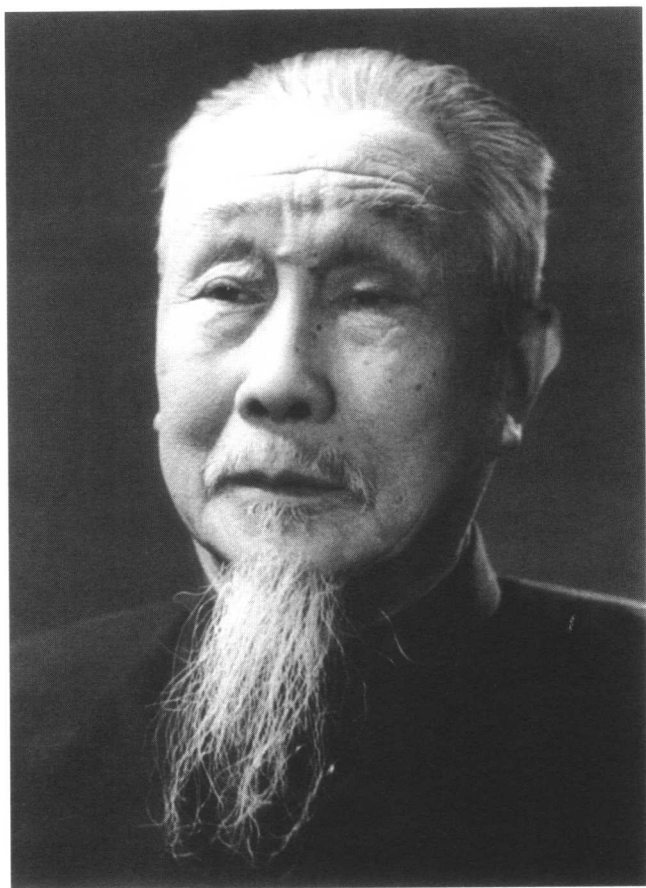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99-2477-9

I. 顽... II. 钱...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7185 号

- 书 名 顽石楼画语
著 者 钱松喆
责任编辑 孔庆茂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徐州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170 千
印 张 14.2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2477-9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頑石樓

蒼筤惟石伴
 書屢戶不能
 言亦點頭其
 家堅頑無所
 用相盟朝暮
 結良緣
 壬戌中秋節
 錢松喈書

诗文底蕴画图中

(代 序)

作为中国文化在视觉艺术领域重要一面的中国画,其美学特点之一便是诗文与绘画的内在有机结合。故有“诗画本一律”与“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说。而在二十世纪活跃于中国画坛的艺术大师中,钱松岳的艺术创作轨迹对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与突出。举凡创作构思、画面表现乃至主题升华,无不借用诗文的构思、表现、创作方法,从而使其作品洋溢着浓浓的诗情画意……由此可说“诗文”乃钱松岳画作之“灵魂”。

钱松岳(1899年9月—1985年9月)江苏省宜兴人。别号芭庐主人,自幼随父学诗、文、书、画及金石。曾受到胡汀鹭、吴观岱、钱基博等先生的悉心指导。后于苏州、无锡等地执教三十多年。1957年调入江苏省国画院,历任画师、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文联委员,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是当代中国山水画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傅抱石同为“新金陵画派”的创建者。通过近七十年的美术教育和创作生涯,钱松岳形成了以“诗文”为“魂”贯穿创作过程并统领全局,构思独到、清新,画风醇厚朴茂,内涵深厚等独特的艺术风格,卓立画坛且享誉海内外。

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与他童年家乡自然环境与书香门第的文化氛围共同的熏陶与教育分不开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长山明水秀之江南,似在画中住”,而父亲则“教我诗文书画金石”。传统

私塾的古文诗词为他日后的绘画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其女钱心梅女士也对笔者讲过，钱老在读私塾时曾和大孩子们将比对对子、背唐诗宋词作为课间休憩时的消遣与游戏。我们看其题画诗文，就可见其诗文功底之深厚。少年时代的教育，成为左右其一生的“诗文”情结时时在起作用，他说：“及长，渐有机会得窥祖国广阔天地……所到之处，目察，心摹，手追，口吟同时并进。”请注意，这里的“口吟”是与“目察，心摹，手追”而“同时并进”，也就是观察生活，热爱生活，诗词、绘画同时发展，从不偏废的。

对于诗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钱松喆在“题画诗文集”的“自序”里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诗画形式，各有所长，亦各有局限性。可互相补充，互相生发。”而在现实生活中可搜得不少“画稿与诗料”。若“以此诗题此画，可把画境拔得更高，掘得更深，拓得更广更远。”便可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声有形，合为一体”之境界。他还讲一步阐述道：“诗为心声。远瞻高瞩，感人以深”，并可“补画之不足，增画之韵味”。但应特别强调“诗中画中，都要有我在，熔注我的思想感情”，换句话说也就是：“我”的情感应该通过诗与画的综合作用而得到抒发。

画家是属于他生活的时代的，在他的身上总要体现出时代的精神。作为旧时代的画家，钱松喆体现了晚清和民国画坛的时代特点，到了新的时代，他的画也在原有基础上注入新的精神，新的内涵，新的风格。这就是来自于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倡导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理解，并在实践中并融入中国画的优秀传统。对此可参见本书首次发表的《关于“红岩”的创作思路》录音稿。钱松喆认为，“红岩”顾名思义，红指颜色；岩即石头。但作为一个革命纪念地的红岩村却没有一块石头，都是土坡或泥巴，可他则用朱砂将其画成了石头……这就是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有没有呢？有，上面的红岩村纪念馆就是现实的，完全真实的生活，加上浪漫主义的色彩描

绘,构成艺术真实的境界。……由此可见钱老对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关系的理解。

钱松岳对红岩村旁边同样不大的分别为黄桷树与柏树的处理成一小一大则更体现了这一点。他采用了国画创作中“搬”的手法,将“刚刚从山东曲阜”的“孔庙,岱庙”中得来的“蛮大蛮大,蛮粗的古柏”移到了千里之外的重庆的红岩村。而这古柏的苍劲“还有象征性”即“象征革命,不怕风雨。”这种画法与诗歌创作“比兴”手法其实是同一机杼。

而对此画红的石头、黑的树与白的双勾芭蕉的整体色调处理,则不仅体现了钱松岳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且与诗画传统密切相关。中国传统的诗词要讲“来历”,讲借鉴,画也是这样。比如这幅画作中白色双勾芭蕉来自于唐代大诗人、大画家王维“雪里芭蕉”的启迪,钱老说他也明白,南方的树到北方长不起来,芭蕉一落上雪都冻死掉了,哪来的“雪里芭蕉”?古代的诗人也是浪漫主义的。现代的诗人的浪漫主义应当更积极向上,那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在《长城起点老龙头创作记》一文中,钱老说,我在生活中,经常找眼,找点子,特别是见景生情,写纪游诗,或可兼做题画诗。并且进一步论述道:“画是空间艺术,诗是时间艺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如果合而为一,有声有色,将成为综合艺术。”

总而言之,此类论述在本书中比比皆是,有兴趣的读者应可细察之。读钱老的文章,不仅对绘画有帮助,对提高绘画鉴赏水平、艺术创作水平也有帮助。也可以从中学到诗的技巧,看一看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个时代变革中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与精神风貌。

光阴荏苒,钱松岳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一年了。故作为历史,本书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时代的烙印,也有历史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透过书中的字里行间,读者当能看到本书的作者——一个历经清朝、民国和新中国近百年沧桑的老画家在新旧社会对比中

的生活经历。

本书是钱先生文章的第一次结集出版,许多都是作者的手稿,首次面世,题画诗文都是由钱心梅女士从画中辑录出来的,特此致谢。

周 汉

2006年6月 于金陵一笔轩

目 录

1 诗文底蕴画图中 代序/周 汉

辑 一 时代强音

3 壮游万里话丹青

8 生命不息

10 画展感言

15 推陈出新,创作新国画

辑 二 画学之路

21 新生活 新笔墨

——我对中国画推陈出新的一些体会

27 师法自然

——谈石谿、唐寅、倪雲林

31 学画溯童龄

58 指画浅谈

辑 三 绘事微言

67 《长城起点老龙头》创作记

71 研朱三百斛 先起画朝晖

75 增补《砚边点滴》

132 创作《红岩》点滴

135 画社会主义的丰收田

141 我画《泰山顶上一青松》

142 锦绣湖山 济济画才

144 近作随笔

辑 四 题跋辑略

- 110 梁溪书画集序言
- 111 宋文治作品选集序
- 113 《塞上春光》前言
- 114 《田头偶语》前言
- 117 新春漫笔
- 119 钱松岳题画诗文稿
- 213 题画小品辑存
- 215 商卜文集诗(选录)



辑 一

时代强音

壮游万里话丹青

解放后,我对毛主席论文艺的经典著作不知阅读多少遍,但是关了门读,领悟有限,从没有像我去年通过二万三千余里的参观访问和写生,耳闻目睹,切身接触,体会到这般的深刻。

旧国画工作者的我,这次深知要改造思想,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如果不到实际生活斗争中去,单靠读几本书,听几次报告,关了门画几笔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生在江南,一座家山,朝朝暮暮看了四、五十年,故乡当然可爱,但从未全面地、具体地看到祖国更可爱的沃土。这次由于党对我的培养,作全国性的壮游,临行时,领导上指示,此行主要目的是开眼界,长知识,多学习,深入生活,改造思想,提高业务。这是我毕生难忘光荣愉快的一页生活史。

我们一行十三人,在江苏美协组织领导之下,扶老携幼,行经八省,阅时三月,边行边学习,边看边画,如进革命大学,上社会主义直观教育的大课,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印象,大家满载而归,不虚此行。主要收获,首先是认识上的提高,在兄弟各省地区,从那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革命圣地和革命遗址方面、历史文物方面、壮丽山河方面,接触了兄弟各省有关部门方面,都是现场的真实课本,没有一点不令人振奋。中国是世界大国,东南西北,自然环境不同,社会风俗习惯不同,但是无论在哪一个角落里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全国一盘棋,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共同奋斗,于此只有油然地觉得祖国可爱。由于认识的提高,对业务上,方向更明确,

力量更增加。

对业务上更有直接的启发,首先是有力地证明了艺术以政治性为第一。我从经过秭归、汨罗江和武昌东湖里行吟阁,而缅怀屈原。经过延安杜甫川以及杜甫诗中所涉及的地方,尤其成都修葺一新的杜甫草堂,而追念杜甫。他们二人都是当时的爱国爱人民爱和平的伟大诗人。千百年来一直受人尊敬,当时教育人,今天教育人,将来还教育人。由于他们的诗是政治诗,所以千载不朽,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其次是投入生活大海中,对艺术的启发,真是左右逢源。我是画山水的,特别注意我的本行。例如:在华山见到真正的“荷叶皴”。古人皴法,都有生活基础,不是虚构。后人没有生活,依样画葫芦,把古人皴法走了样。传统应该继承,但应该结合现实生活来继承。我一看华山,就感到画本上走了样的“荷叶皴”,应该对着华山回炉重铸。又如峨眉,草本华滋,不露骨。从古人学来的一手好皴法,至此会英雄无用武之地。该山森林,多数是杉、楠、樟、椿和冷杉,独罕见松,不能因喜画松,把峨眉画得万壑松风。其他如山川组织,植物分布,各地不同;社会情况,房屋舟车,各地不同。丰富多彩,大增知识。足见不看真山真水,没有资格画山水。但是立场观点不正确,即使沉浸在生活中,也是枉然,或许到了武汉,看不到长江大桥,而所见的只是板桥流水,古道残阳。

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江南,眼光不宽,在这样的思想感情中所画出的画,当然气派也小。此行不单是从生活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获得真实知识,而且打开眼界,大豁胸襟,站在三门峡工地上,武汉长江大桥上,华山秦岭峨眉上,觉得浩气凌云,为做一个中国人而自豪。毛主席指示艺术要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我于此领会到我们的祖国伟大,画中表现中国气派,应该是伟大的气派。

旧社会时,我糊糊涂涂地画。解放后,对自己本行山水画,目的任务还不够明确。在尚未提出“百花齐放”之前,听到一般人说,

反映现实生活，山水画不及人物画直接，因而一度泄气。今天已经明确了人物、山水、花鸟，对某一主体内容，应该以谁表现即以谁挂帅。譬如京剧《盗御马》以花面挂帅，《三岔口》以武生挂帅，《贵妃醉酒》以青衣挂帅，生、旦、净、丑各个行当，各有千秋，从来没有笨伯把他们排队。可笑过去在有意无意中把画种排起队来了。画种不能排队，画某种画的本人也有些问题，尤其是连我在内的旧山水画家，大道理姑不谈，单就技法而言，有人曾以斧劈皴把全国千变万化的石理石纹，不问是火成岩水成岩，画得全是斧劈皴。有人承继王石谷，从中国画到外国，全是王石谷。他落在优秀人物画之后，青年画家之后，形势发展之后，不能怪画种，应该由作者自己负责。我通过这次壮游，觉得不独反映祖国河山需要山水画，回忆革命史，歌颂新面貌，也有适合之处，广大人民本来喜爱山水画，和其他画种一样，种种顾虑真是庸人自扰。我恍然大悟，山水画大有文章可做，使我信心百倍。热爱我这老本行，还要从原有基础上倍加努力，做好这篇文章。主要关键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群众观点，地方特点，再通过辛勤的艺术实践，而成为新时代瑰丽伟大的山水画。

形势发展飞快，绘画上碰到的都是些新题材，可能碰到新困难。我们到达三门峡，黄河刚清了第三日，欣逢千古奇迹，兴奋异常。过去对黄河设想，是一个浑浊险恶的黄河。今日一看，却是一个波平如镜、澄澈见底的黄河。有一位当了一辈子的老船工，忽见水清，俯视万丈深渊，空明如行天上，吓得不敢张眼，不敢上船。“圣人出，黄河清”，劳动人民就是圣人。通过“黄河清”来歌颂劳动、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党，这是山水画的好题目（当然不只限于山水画）。我们幸运地碰到这个好题目，在表现上也可能碰到新困难，单从现象上，就不易着笔。过去鬼门、神门，急湍飞溅，汹涌澎湃，还可装腔作势来骇人，现在却是平淡无奇，比江南湖沼还清。黄河究竟是黄河，不是平淡无奇，而是平淡得大奇特奇，奇在平淡。

从平淡中体现奇之所在,这是困难所在,也是画家们进攻的间隙。

又从西安到延安,行经数百里的黄土高原。在我们江南人心目中,总是些荒凉贫瘠的设想。可是身历其境,这种设想不打自破。黄土高原上林木葱翠,庄稼茂盛;矿山、工厂和成群的牛羊,到处可见,他们自夸为“陕北江南”。我是江南人,把陕北画成江南,毫无问题;问题是陕北究竟是陕北,尽可能的把陕北画得江南一样的美丽,但应该充分表现陕北的地方特点又决不是江南。即以山水画皴法而论,旧画中从未见到黄土高原的皴法,现在要我们来创造新的黄土高原皴,这还是现象之一。如果从本质上表现陕北所以变成江南,其中就有妙文可做。

我幼年在书本上读到不少描写蜀道艰险的诗文,陆有剑阁栈道,水有瞿塘滟滪,都是旅客的畏途。李白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一句诗,深深地印入脑中,因此又有一句“老不入川”的警告,意思是老年人更吃不消。我已六十多岁,第一次长征就是入川。从西安乘了卧车,高枕稳眠,到达成都。瞥过窗外的万水千山,毕竟是雄奇的,隧道就有三百多个,想见劳动人民开凿天险异常艰苦的情况。我曾见到王晋卿的《蜀道寒云》图,当时入川,车马劳顿,历历可见,今天享受了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全不知困难所在。所乘“民众号”轮船从重庆到汉口,经过三峡,平稳安逸,比家中还好。凭栏欣赏夹岸山色,根本不知道,所过之处即是千百年来由于礁滩的险恶而吞噬了无数生命和舟棹之处,今天江中明滩暗礁,都设有劳动人民智慧所创造的自动明亮的航标,打破了千百年来惯例,日夜通行无阻。把古人的出峡图,当年船夫用性命来和自然搏斗的惊险场面,与今天对照,这是不平凡的奇迹。我们怎样来画今天的出峡图,又是一个新课题。

旅途中,这类事例太多,不胜罄述。总之,江山依旧,面貌翻新,由于通过了人、通过了社会制度,所以能使锦绣河山锦上添花,收入画图,又要比真的更美。这种时代性鲜明最新最美的山水画,

在我们作品中还有距离。途中整理画稿,大家发现三个通病,一、旧框框打不破,受传统束缚,与反映现实有矛盾。二、爱多画,一幅画变了炒杂烩,主题不突出。三、主观上要“好”,丢不开手,结果弄巧成拙,腻黑脏塞。实则三病同源,惟一的良药是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只有深入生活,努力艺术实践,方能医好这三个病。

我要尽我余年,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搞好我的业务。这次我以六十衰翁乘着坚强意志,攀登华山峨眉高峰,途中旧病几次复发,在长沙还脱落一齿,衰老刻刻威胁着我,我与自然作斗争,又与自己的自然规律作斗争,一想到给了我这个大开眼界的好机会,我登山涉水,勇气百倍。许多兄弟省美术界同志们都以为我是一个青年人,一见面却是个白发老人而奇怪,这倒给我一个鼓舞。人可老,画不可老,日日新,永远为人民服务而搞好我的山水画。